

冬日即景

任文

外绚烂。小狗顽皮，穿越在野草丛中时隐时现。草深深，不见小狗，只见草动。小狗爱草已成习性，出门看见路旁的草，这边嗅嗅，那边闻闻，隔一段路就在闻过的草上留下气味做“记号”。

小狗在荒草地乱跑，我仰躺在草地上看天空中的白云，什么都可以去想，什么都可以不想。松软的草地，看似不起眼的小草，总能在春夏之际给人带来润眼的光泽，绿色的蓬勃，生命的气势。季节变迁，岁岁年年，无不相似。其实，我无意踩踏一株微弱的小草，却常喜欢席地而坐，就势伏在草地上，去亲吻小草小花，侧耳倾听小草的声音。此刻，我将自己看成一株小草，一株无忧无虑的小草。融入小草的清新空气，让它们一起迎风摇曳，呼吸自然的清新空气，让心灵回归自然，去感受最初的那份安宁。山下的城市风景虽美，繁华也罢，热闹也罢，那是他人关注的事，与此刻的我无关。我只想在这静静地待着，和着冬日的风，吸着新鲜的氧，去感受自然的声韵颤动，倾听风的絮吟。尘世的污浊污染了人的思维和感情，长久积蓄在心头的负面情绪与懊恼，让人难以自拔。一个人仰卧在草地上，欣赏着明净的天空。有小鸟从视野上空飞过，惹得蹲伏在我身边的小狗惊叫起来，汪汪声划破空旷的原野……

翻过一面坡，转弯处有几户人家，门前

前有一块块肥沃的良田。冬闲，有农人在地里用镢头敲打土块，割地边上的杂草，冬耕平整土地，让田野换装。当深冬的寒风吹过田野，空气中就会弥漫一种泥土复苏的芬芳。冬日农家闲也忙，庄稼地里到处都有他们劳作的身影。看到此景，想起“农业学大寨”那年头，改河道，修梯田，把一块块高低不平的荒地改造，填土、平整。那时，冬季积肥运动是一场轰轰烈烈的事儿。生产队一声号令，田间地头到处都是积肥送肥的场景，干得热火朝天。积肥除了田野的杂草、玉米秆，就是把各家各户的农家肥收集到一起，加上肥土，选择几个地方堆得高高的，然后在外面上糊上稀泥封盖，让其发酵腐烂后再送到地里作为肥料。来年春耕，送肥队伍成为乡村一道亮丽风景线。

边走边看，冬景迷人。一棵洋槐树挺立在地埂上，一只撒野的小黄猫横穿田间，灵敏的小狗飞奔过去，追赶跳跃的黄色小猫，几个来回追踪，小黄猫无处藏身，看准地埂上的洋槐树一溜烟似的爬上了树梢。小狗围在树下，汪汪地叫个不停。这时，被惊吓的小黄猫立足摇曳的树梢，喵喵叫个不停。大约二十多分钟的相持对抗，我喊小狗停止。小狗返回我身边喘着气，吐着润红的舌头，小黄猫趁机跳下树溜走。我将这突如其来的景象，用手机拍照发至朋友圈。不时，点赞如潮。

其实，生活中总有许多充满乐趣的景象，因为我们心态浮躁，视野狭窄，即使有美好的景象也忽视了它的存在。

漫步在冬日的原野上，时走时停，随意观光。小狗一会儿尾随我的身后，一会儿冲向远方，一群被惊吓的麻雀从野芦苇丛中扑棱棱腾空而起，飞过山洼那边，停留在一片灌木丛中，响起一阵叽叽喳喳的叫声。小狗好奇，紧追了几十米，停下来汪汪乱叫。麻雀说什么？小狗猜不透。小狗的出现，使得麻雀受惊，受惊过后，麻雀像在说悄悄话，逐渐平复心情。突然，天空中响起一阵嗡嗡声，一架民航飞机从不远处的上空飞过，不由人抬起头来仰望。飞机过后甩出一道白色烟雾，慢慢扩散着，直至看不见……

从盘旋的小路到仓颉园，这一段路虽说寂静，却给人带来无限乐趣。小狗在前面走走停停，东嗅嗅、西闻闻，在草丛里钻来钻去，或回头一瞥，似乎在等我。不远处就是仓颉园，只听得笑声连连，喝彩声不断。那里的儿童乐园、游乐场真好玩。碰碰车、旋转马、滑行车……吸引着大人和孩子们，也是人们休闲之余散心的好地方。

忽然，在我心里有种与陶渊明《桃花源记》中武陵人相似的感觉：复行数十步，豁然开朗，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。阡陌交通，鸡犬相闻。男耕女织，怡然自乐。美好的遐想温暖着我的心，美哉！



霜降过后即是冬，早晚天气较冷，中午则比较暖和。

午后，暖阳，上山遛狗。门前是馒头山，有条弯曲的小路。小狗出门乱叫，兴奋地摇着卷曲的尾巴，顺小路飞跃而上。小路弯弯，看不见小狗的全身，只见白色的尾巴一晃而过。看我慢腾腾上山的样子，小狗似乎不耐烦，走一段弯路，又返回扑向我的脚下，边叫边摇尾巴，意在嫌我走得慢。这样几个来回，也上到了山上。登高望远，心里敞亮。冬日的山岭，苍苍静谧，蓝蓝的天空，悠悠的白云无一丝纤尘。此时此地，不由人人生发无边无际的遐想。美景如画，竟让小狗眼睛直直地望着远方发呆。

馒头山上草木干枯。草枯了，山净了，一眼望穿。春夏之际，那些漫山遍野疯长的白蒿草，还有随风飘荡的野芦苇，早已没了绿绿的颜色，此刻呈现出不同的色泽，或淡黄、或黄褐、或暗红。荒草地间簇拥着一片片高高的野芦苇，愈加显得分



好长时间没吃过手擀面，也没亲手擀过面了。疫情宅家，也有了时间，便拿出面盆，舀面、揉面、擀面、切面，亲手做一碗手擀浆水面，犒劳一下自己的胃。

在案板上揉着面团，望着焦黄色的光滑面盆，思绪不自觉地飘到了远方。

这是一个用柏木板箍的木质面盆，口径一尺二，里外用桐油漆刷得光滑锃亮，虽显得笨拙，但用它揉面从不沾盆，盆缝缜密，从不漏水。这个盆箍成有三十年了，从我上班第一天父亲把它交给我使用，到如今也二十四五年了，从老家的学校现在辗转到县城的家中。

20世纪80年代末期，父母花费一生最大的气力，吃尽别人无法承受的苦头，受尽让人难以想象的艰难，花费两年时间在老家撑起了六间大瓦房，还预留了两间庄基地。我弟兄俩每人四间，这在全村当时可是非常荣耀的事情。房子硬山墙、入深长、开间大、整体高，前檐台阶清一色的一尺厚石条铺就，非常的气派！直到如今，父母还住在自己亲手盖的房子里面，为我们守护着老家，也为漂泊在外的我们守护着心灵的港湾。

新房盖起之初，家里一穷二白，要啥没啥，父母就请木匠做家具，先做木板柜、储衣柜、抽屉桌等大件家具，然后置办小件的生活用具，只要听说哪里有匠人，父亲就好奇相邀，请到家里来，母亲就备好茶好饭伺候匠人。那些年，木匠、篾匠、席匠、盆匠、盆匠等，这个走了那个来，家里从来就没离过匠人，眼看着一件件生活用品摆放在新盖的大房子里，家也慢慢殷实起来，父母亲的脸上才绽开了笑容。

盆匠也是这个时候被请到家里来的。

为了箍盆，父亲在头一年立冬后就到家里的自留山上挑最好的柏树，用马锯伐下来，锯成段预存起来，据说这时砍的树解成板做的家具虫不透。待第二年芒谷种完，柏木树段也干得差不多了，父亲就在房檐下的柱子底端绑上架子，和母亲坐在椅子上用锯子开始锯柏树段，嗡嗡的拉锯声弥漫着整个小院，演奏着绵长的生活交响。几天下来，三厘米厚的柏木板堆了一大堆，箍盆子用的原材料也就准备齐了。但这时的板子还没有完全干透，父亲就用砖垒一个长方形的炉子，上边架上铁棍，底下搭上木炭，他就把解下的板子整齐地码在铁棍上，用木炭火烘干，炭火旺了，就会把板子烤焦，做的木盆不结实，板子烤不到火候，做的木盆容易裂口子，烤板子的火候唯有父亲能把握住，这也是父亲最用心的活计。板子得预当多少，要箍多少个盆，父亲早在心里都盘算好了，从最大的二尺八到最小的一尺，每小二寸箍一个，一套十个，箍两套，两个儿子每人一套，不偏谁不向谁。

板子弄好了，盆匠也就来了。匠人开始用斧头砍板，完了后用推刨把板刨光，紧接着就是靠板合缝，这可是技术活，个中的技巧只有人家盆匠掌握得了。最关键的技术莫过于给木盆上圈了，八号铁丝在匠人的手中不再坚硬，显得异常绵软和听话，一支烟的工夫就被匠人扭成麻花状的盆圈。圈扭好后就到木盆成型的最后一道工序上圈，看起来和盆底差不多大的铁丝圈，要在匠人和众帮手的协作下一次性套在盆底和盆腰，那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只见匠人在盆底铺好铁丝圈，用专用的卡扣先固定住，然后用斧头敲打铁丝圈，让它一点一点落入圈里，其他人赶紧用长木板的一头压住盆圈，众人立于木板之上，增加重量，防止铁丝圈反弹。就这样，在匠人的敲打和众人的合力配合下，当听到“嘭”的一声，铁丝圈完全落入盆底的圈里，上圈的程序就完成了，匠人和众帮手也都累得满头大汗，都在慨叹匠人的圈扭得咋样合适，不大不小刚刚好。

按照型号的大小，父亲让匠人给我兄弟二人各箍了一套柏木盆，一套十个，共计二十个，只记得盆匠当时在家里就箍了一个月的盆。盆子箍好后，父亲上集集来上好的桐油和清漆，先用刷子刷三遍桐油，放到太阳底下晾晒，让油质全部入木，然后再刷两遍清漆，再放到屋内阴干，这样，木盆才会木纹透亮，光滑油润。二尺以上的大盆在过年时做豆腐、洗洋芋粉时就派上了用场，一尺、二尺的小盆用作洗脸盆、洗脚盆，而用得最多的就是四尺、尺六的中型盆，它们被放在厨房擀面时揉面，蒸馒头时发面，真正在日常生活中派上了用场。

我参加工作了，家离学校较远，需要在学校起灶做饭，父亲就请来木匠，用家里最好的核桃木板给我做了案板，用枣木棍给我做了擀面杖，给我取了一个尺二二的柏木盆，组成了我另起炉灶的大件炊具。送我到学校，父亲在狭小的宿舍办合一的房子支起了案板，木盆里舀了自家种的麦子磨的面粉，亲手和面给我擀了我在单位吃的第一顿长面，几十年过去了，父亲在案板上娴熟擀面的背影在我的脑海依然清晰可见。

这个面盆在单位陪了我二十年，我在盆里和面，在案板上擀面，包饺子、拉扯面、烙锅盔，学会了多种面食的做法，也养活了我这个爱面食的胃。如今，我已不在单位自行做饭，面盆也随我搬到了县城的家中，虽然厨房有不锈钢盆、搪瓷盆，但我家擀面、发面一直都用的是我的柏木盆。

虽然我和弟弟都工作在外，老家里的两套柏木盆多数都闲置了，但父母亲都精心地保存着。灶房里最常用的两个木盆由焦黄色变成了枣红色，我们每次回去，母亲都会用它和面给我们擀长面，离家走的时候，母亲都会用它揉面给我们包饺子，“离家的饺子回家的面”，这就是父母亲几十年来从不改的饭样，长面和饺子也成了我们一家人最喜欢的饭食。

盆圆面长

魏普勇

商洛山

(总第2385期)

刊头摄影 薛源



闲话文气

刘万成

文气一词，若从曹丕《典论·论文》出炉时算起，迄今已被历朝各代的文坛大佬接续谈论了近两千年。可文气是中式文学的先天禀赋，并非哪个作家说有才有的东西。理论上众说纷纭的文气，多半是大作家们各自的心得体会，并不代表超出了这个历史区间和人群范围就没有了云诡波谲、变化万端的文气传承。

要我说，中国人自古就有“以文识人”的本领，文气在长达五千多年的历史进程中从未断流。因为，古人说话从简单到复杂，基本依照口头交流的客观需要。围猎和打仗时，人要相互照应，话语必须简洁明了，若不然，等你哆哆嗦嗦地把话说清楚，要么猎物早就跑光了，要么就会贻误战机被击溃。而人们成群地玩耍时，谁都想把话说得幽默风趣，却又无法全用口语去表达，相互之间也会挤眉弄眼地以姿势助说话，想必这就是咱们最初的语言艺术。

事实上，文气和文字相伴而生。早在我们的祖先从地上乱画，到岩石上刻绘，从结绳记事，到甲骨文，再从竹简、绢帛到纸上行文，始终都未放弃对“大家无

形”的微妙文气的执着追求。否则，我们就没有最早的劳动之歌：“断竹，续竹；飞土，逐宍。”甲骨文既是业已成形的汉语言文字，也会用来记录占卜结果。至今我们仍能从萦绕在龟甲兽骨上的文气中，清晰地看到从未消失的远古及华夏文明之光。即便时至今日，不论谁把“纯文学”解释得神乎其神，民众却一如既往地卤水点豆腐——私下里透过文气捞干的，似乎一眼就能看穿某个“写家子”本身的本领大小。

文气和气度一样，看不见也摸不着，但却一直处于诗文创作的基础地位。南朝刘勰《文心雕龙》里说：“才有庸俊，气有刚柔，学有浅深，习有雅郑，并性情所铄，陶染所凝，是以笔区云谲，文苑波诡者矣。”拿今天的话说，文气具有刚柔正邪之分，它是人的才能、性情、风度与情感流动相融合，且在行文过程中发生化学反应后给人的审美感受；人若不长期地因性练才，并重视功在初化，也就不会有相对稳定、变幻莫测的文气。行文就会有相对稳定、变幻莫测的文气。行文就是运气，好似下围棋时落子须做眼，棋局才能满盘皆活，一着不慎，就会满盘皆输。诗文一旦缺乏文气，文字就会成片

地被人俘虏后丢进“集中营”。当代深得文气精髓的大作家，似当首推汪曾祺。他认为“中国人和西方人有许多概念是讲不通的”，始终以锤炼文气为核心，坚持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统一，至今其作品，仍旧备受读者的喜爱。

具体诗文写作中，文气根本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，也就不是靠奇谈怪论或故弄玄虚所能获得的。正如常言所说，字为心画、言为心声、文如其人，一个人具有怎样的精神气质，其诗文，也就会有怎样的文气。人的度量宽，文气就会虚怀若谷；人若浮躁小气，文气就会鼠肚鸡肠。但悠悠万事都不是绝对的，人若文气欠佳，便可在行文上加以补救。行文要有气感，就得跟周文王和周武王治国似的刚柔并济，一张一弛。张是来硬的，弛是来软的。如果来硬的不行，那就来会儿软的；软的又不行了，那再来会儿硬的，一路软硬兼施。但凡光硬不软、光软不硬，抑或过硬、过软的行文，或者只顾在字、词、句、段上反复抠掐，忽略了通篇一气呵成，势必导致行文中断或生涩。所谓行文，就是要和行云流水一样“眼观六路，耳听八方”，马不停蹄，首尾呼应，

藕断丝连，琴能续声，以致打太极、划龙舟、弹古筝似的人气合一收放自如，诗文才能气定神闲，亦可气贯长虹。

诗文写作就是创造美，风格可以婉约，也可以豪放，可文气是人的脸面，岂可低级趣味以自辱？实际上，诗文越有陶冶情操之气，越能和《爱莲说》一样长久流传于人世。四书五经如此，明清四部小说经典亦然。毛泽东的《沁园春·雪》一词，情景交融，贯通古今，意蕴跌宕，大气磅礴，豪情万丈，曾令“词坛跋扈，不自诩其狂”的柳亚子“殊不愧汗耳”道：此词“余推为千古绝唱，虽东坡、幼安，犹瞠乎其后，更无论南唐小令、南宋慢词矣”。曾记否？当年重庆谈判时，一首《沁园春·雪》力压群雄，那正是因了该词的文气超绝。

文学作品不论长短、多寡，写来写去最终写的都是自己，须知天地有正气、邪不胜正；文气不失格，诗文才能给人以美好印象。实际上，从古到今，即便不以古典哲学里的“气”和“元气”为理论依据，也没有哪位作家不对自己的文气格外留神。因为，诗文可微，人的骨气断不可丢。



扇面 陈红卫 作